

人物传记

《宾路易师母小传》

第二章 必蒙我父爱他

“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…并且要向他显现。”（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）一八八三年八月间，她丈夫被聘任为索塞克斯（Sussex）的利次蒙（Richmond）镇政府的会计员。宾路易夫妇于是离开布莱顿（Brighton），搬到利次蒙定居。在利次蒙他们常到三一堂（Holy Trinity Church）聚会，受到了霍浦金牧师（Rev. Evan Hopkins）极有深度的属灵教导。霍浦金牧师的第一篇讲道，对于心灵干旱的宾路易师母而言，犹如‘天开了’一般。她首次获悉，靠着基督的宝血，可以胜过缠累她的罪，她可以借着完全的奉献，得到无比的喜乐，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是有何等的指望，有一天，她去拜访霍浦金师母，霍浦金师母很亲切地问她是否基督徒，宾路易师母生平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。话说出口之后，她就自言自语，“我既已公开承认基督，就得好好持守，以后我还要这样见证主。”霍浦金师母又问宾路易师母，是否有胜过罪恶的经历，宾路易师母只得承认，这经历是她闻所未闻的。迁居到利次蒙的初期，在宾路易师母的袖珍日记里，常有简洁坦率的笔供，披露她内心如何渴慕神在她身上动工，她怎样恳求神帮助她能够勇敢地、不断地过得胜的生活。几乎每一个礼拜，日记上或多或少题到她的健康情形，显示她的身体尚未克服早年的软弱，身体的软弱继续成为她一生无法摆脱的缺陷。她在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所写的半页日记上，透露了她——这位年轻信徒——的完全降服和彻底奉献。日记的内容是这样写着：“主耶稣，今天是我二十三岁的生日，我愿意再度将我的全人献上，包括我的灵、魂、生命、时间、双手、双脚、眼睛、嘴唇、声音、金钱、才能、意志、心和爱、健康、思想和意念。凡我所有的，凡我所是的，凡我所成的，我的现在与将来，全归于神，我愿完全地、绝对地、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神。我确信你已收纳了我，你要在我里面做工，让我去思想、去行神所喜悦的事，成就你的美意。主阿，随你所认为美好的方式使用我，保守我注目仰望你，准备随你目光的示意而行动。

你是我的君王、我的救主，并我的导师，请你切勿掩蔽你的同在，求你吸引我一日比一日与你更亲近，直至荣耀的那日来临。那时我能与你面对面相见。那时我不必再凭信心，因我已亲眼见到你的荣脸了。阿们！”神实在完全接纳了她的祷告。为着神自己的荣耀，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器皿，叫那强壮的羞愧，以及“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”大约在这期间，主听了她的祷告，他的丈夫威廉·宾路易坚决地站到主这一边，这给她带来极大的喜乐。夫妇两人同心寻求事奉神，一起带领人归向主，宾路易先生很快地成为一位口才流利而有能力的露天布道者。那些日子，宾路易师母非常忙碌，除了忙着打理家务，又用剩下的每一分钟去寻找失丧的灵魂。她在路旁、自己家中和三一礼拜堂，不歇地找人谈道。一八八六年十月十四日，利次蒙的女青年会成立，创办人是霍浦金师母。核心小组是一个专为职业女青年设立的查经班。这查经班多年来一直在赫德夫人

（Mrs. Albert Head）的家中进行着。宾路易师母除了负责一间女子收容所在主日下午的查经班之外，她又担任女青年会的图书馆管理员。一八八九年可以说是宾路易师母的病痛之年，她因着胸膜炎和日益严重的肺病，长期忍受痛苦的软弱。她常到库克医生（Dr. Cook）那里看病，她的体重一直在九十一至九十五磅之间，从未超过九十五磅。尽管如此，她对主的工作却毫不松懈。她照样参加收容所管理委员会、祷告聚会、查经班，纵使会后她可能精疲力尽，但只要时间许可，她还是一一参与。在这个时期，扭转她属灵生命的一个重要事件，就是她阅读慕安得烈（Andrew Murray）所著的《基督的灵》

（The Spirit of Christ）。那本书让宾路易师母认识到天然的人，绝不能事奉神和蒙神悦纳，人必须得着从天上来的能力的特别

浇灌。在二月里，一个雪花纷飞的主日，她花一整天阅读《基督的灵》。起初她感觉太深，实在无法领

会，但是心中却切望能够更多明白这本书。她所知道的似乎太浮浅幼稚，但愿主亲自来教导。过了十日，新鲜的亮光开始透入，她心灵的窍也随之开通。她亲自述说当时的经过，大概是这样的：“我读到《基督的灵》里面的话说：‘对于其它的人，这个经历临到之时，会带来一种深刻的、寂静的，而更加清晰的眼光，看透基督之灵的丰满属于他们的，他们于是产生一种信心，一种满有把握的感觉，知道基督的丰满足够他们应付任何的需要。’”这些话向我发出亮光，我就看见，这个实在是我最近的经历，我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觉悟到基督的大能。在这些年间，主耶稣岂非教导我学习知识、爱心和顺服吗？今年冬季我岂不是更深地进入它苦难的交通里吗？我岂未看出肉体毫无希望，并且深深地感觉到肉体的绝对无能吗？…圣灵充满这件事，在我个人的经历上，显然有两方面……当我阅读慕安得烈所著之《基督的灵》时，我发现我应当认识到圣灵是有位格的。我就接受圣灵，当作基督给我的礼物，正像我当初简单地接受主耶稣作我的救主一样。我不能忘记随之而有的深切平安，与神的交通和圣灵的交往，以及圣灵所结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的果子。然而我不明白为何在我的事奉上，竟然毫无进步。这个经历并未拯救我脱离胆怯，我不敢为基督说话，也没有加给我能力，使我积极去做工。在这些事上，我还是与昔日相似，直等到三年以后，我看见还有一个为着事奉的圣灵的浸，那个才是为着脱离惧怕，而且供应能力，并为基督作有效的见证。” 一八八九年春天，宾路易师母患上严重的咳嗽，加上每到夜晚发作的高烧，使原来衰弱的她，有弱不胜衣之嫌。四月二十七日，她下到布莱顿（Brighton）与朋友同住，一周后她迁往英国东南部的伊斯特本（Eastbourne），住进一间疗养院，叫“休息之家”（The House of Rest），在那里她一直住到五月中旬。由于病体衰弱，她除了躺着晒太阳，或作短距离的散步之外，她几乎不能作任何事，即使这样，求见她的人仍川流不绝，并和她谈话。她的体重接着迅速下降，曾在一个星期减轻三磅之多，并且咳嗽开始带血。看来她的生命似乎虚弱得像退潮一样，眼看就要消失了。某次医生告诉她，她只能再活几个月，她就恳求医生说，只要

她还有短暂的生命可活，准许她利用余下的日子来事奉神，她甘愿为事奉神而死，因为她整个心都倾向于神。她自己这样承认：“隔了一段时期，我渐渐感觉属灵的效果，不能与工作的努力相称。我开始自审，我是否认识圣灵的充满。我确已接受了圣灵，这件事无庸怀疑，而且就我的生命和与神的交通来说，我已经‘进入安息’，可是拿我微小的工作果效，同使徒在五旬节所结的果子相比，我只得承认我缺乏那从圣灵充满而来的大能。每周的查经班成为我难以承担的重担，因为我缺少讲道所需的口才。组织的工作还容易些，而带领一连串的聚会真是严重的试炼。‘己的感觉’一直困扰着我，几乎使我瘫痪。不管我怎样勤加练习，讲起这来仍是困难重重。我说，别人或许有讲道的恩赐，然而很明显地，我没有得到这个恩赐。所以凡我所发现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我都请他们到利次蒙来讲道。我若听说谁明白一些圣灵的事，就立刻请他们来对我的一班女孩子讲道。我何等盼望她们都能得到这个祝福。我认定我不适合作讲道的人，我不是神用来向人说话的器皿。我绝不说话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主自己转身向着我，‘为什么不自己作？这些人本身的事已经够忙了，怎能一直帮助你，怎能一直帮助你！你为什么不是那器皿？’然而我说，我不会说话！为了向我的查经班说一次话，我得准备一天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不可能为你所用。” 一个没有更深追求的人也许会对现有的祝福心满意足了。有许多人因着宾路易师母被带领到基督面前，也有许多神的儿女因着和她的私人谈话，被她引领，愿将一切放在祭坛上。从外表看来，她的工作算是十分成功，但是她本人心里明白，在她心灵的深处，缺乏能力，事实上神正在等候他自己的时间。她这时这样写着：“神一直等待，等到我到了自己能力的尽头。你看我怎样教我的圣经班？我所用的圣经充满了注释，我是何等用心地预备一碟属灵的美味给她们这些女孩子饱嚼！这些美食，都是从别人的著作抄来的。难怪她们的生命无甚改变！起初我认为这全是女孩子们的过错，直到主对我说，‘这是你自己的错呀！’‘可是，主阿，我是帮献（帮助别人成为完全奉献）的人，这个过错怎会是我？我岂不是每个早晨都抽出时间来祈祷，来读经，按照我自己所知道的，我每件事都已对付清楚。’但是主还是说：‘这是你自己的错。’于是主开始破碎我，有一个骇人的

启示临到我，使我看见我的每一次活动，每一点精力、每一个百折不挠的精神，都是出于我自己，纵然这个‘己’躲藏在‘奉献’的名义背后。”